

〈論《春秋》學的時代使命——並簡介我對 《春秋》經傳褙裕問題的研究後記〉續記



黃彰健院士及夫人（攝於 1998 年，中央研究院第二十三次院士會議）

黃彰健

中央研究院院士

古今論衡 第 20 期 2009.12

拙著〈論《春秋》學的時代使命——並簡介我對《春秋》經傳禘祫問題的研究〉及其
〈後記〉，刊佈於《華學》第九、十輯第二冊。續有所見，謹寫〈續記〉六則，就正於讀者。

(一) 釋「繹禮」

《春秋》經傳記魯國的禘禮有兩天，第二天為繹禮。何休僅說繹禮時送神，未解說第二天行了一些什麼禮。我考訂殷代的衣禮，也是舉行兩天。周公時的〈天亡簋〉，乙亥祀天室，衣祀文王，丁丑王饗天亡，丙子那一天一定也舉行祭祀，而〈天亡簋〉省略不書。我考訂殷代衣禮的程序是先祭祀上帝，然後祭自上甲至多后衣，然後帝于王亥，帝于黃奭，亦即祭王室先公及大臣之有功者，這一祭祀正需要兩天。因為王室先公被晉封為先王的王亥可以祭祀，則《尚書·無逸篇》所舉殷代中宗（祖乙）、高宗（武丁）及祖甲也應合祭先王之後，另外舉行崇拜的儀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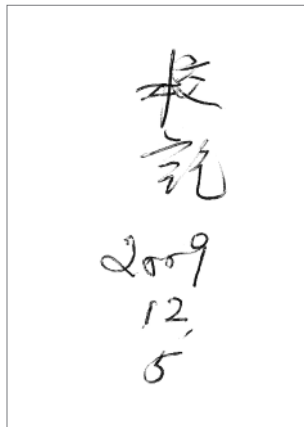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：黃彰健先生親手校記

殷代大臣有功於王室者不止黃奭一人，按《尚書》，至少還有巫咸、甘盤等七人，故殷代衣禮的程序正需兩天才可以完成。魯國在春秋時，宗廟外另建有桓宮、僖宮、武宮。其群臣中必有賢臣亦被祭祀，故《春秋》經傳記「卿卒不繹」，魯國的禘禮舉行兩天。

周因於殷禮，據《爾雅》：「周曰禋，殷曰彤，夏曰復胙」。郭璞注：「未聞」。據卜辭，彤祭即係衣禮。「夏曰復胙」，則夏代祭天之後，祭夏禹亦費時兩天。卜辭記：「帝于東方曰析，風曰荔」。胡厚宣據卜辭釋帝于四方風為求年，其說不誤，但胡氏未釋「帝于東方曰析」為「祭上帝之後，祭東方帝」，而且也未說該卜辭非衣禮卜辭，與衣禮無關。

(二) 釋「帝于東方曰析」，此「析」為東方帝之名

卜辭「帝于東方曰析，風曰荔」，此「析」為東方帝之神名。卜辭有「方帝」，此即于祭上帝之後，祭東西南北四方帝，其目的在求年。天子才可以祭天，此「天」指上帝。《詩經·小雅·甫田》詩：「維社及方」。此為西周詩。此社指諸侯可立國社之社，方則指方帝。

~~其說不一~~
 其說不一也

(二) 釋帝於曰X, 此乃帝之祭
 卜禘於曰X, 曰曰, 此X為東帝之神。卜禘有年禘, 此即於上帝之後, 祭東西南北四方帝, 其曰在於。

亦祭也
 天子於以祭天, 此天招上帝。若從南曰, 禘祀於, 此在招諸侯于國社, 於則指方帝。
 由亦禘於, 口祀方帝, 故其國子祀東主, 書曰祀曰帝, 於是, 吾國更子, 口有祀于神祭祀 (此處~~此~~打~~神~~禘, 祭~~禘~~禘祭。

由於祭上帝之後, 祭東西南北四方帝, 故上帝尊于四方帝,
 諸侯(射中土者)亦祀於中方帝, 此即五帝之世原禘祫禘禘禘源
 上帝尊于下土, 中帝, 此即卜禘的上帝, 祭原。上帝並也禘禘
 西北諸帝其故乃之, 此乃上帝乃之, 六氣之源。
 為量

(三) 釋堯典<禘於上帝, 禘於宗, 禘於山川, 禘於群神>
 堯位僅禘於上帝, 宗於宗廟, 祭於上帝, 對祀堯宗禘禘禘禘
 禘。今按堯禘於上帝, 禘於宗廟, 禘於山川, 禘於群神。則此堯字
 應釋為禘於上帝, 禘於宗廟, 禘於山川, 禘於群神。禘於上帝, 禘於宗廟, 禘於山川, 禘於群神, 禘於上帝為同類, 禘於宗廟為同類, 禘於山川為同類, 禘於群神為同類。
 禘

圖 2-1 : 黃彰健先生著作本文手稿之一 (2009)

由於諸侯可以祀方帝，故楚國可祀東皇太乙，秦國可祀白帝少昊，齊國更可以有衆多天神祭祀（此可參考《史記·封禪書》、《漢書·郊祀志》）。由於祭上帝之後，祭東西南北四方帝，故上帝尊于四方帝。諸侯封於中土者亦可祭祀中方帝，此即五方帝之起源，亦即五色帝之起源。

上帝尊于下土之中方帝，此即卜辭所記「上下帝」之起源。上帝並中東南西北諸帝，其數爲六，此爲後世六帝說之起源。

（三）釋《堯典》「肆類於上帝，禋於六宗，望於山川，遍於群神」

舊注釋「肆類於上帝，爲舜受命攝政，祭祀上帝」，對於「類」字解釋爲事類之類。今按基督教《舊約·創世紀》說，上帝依其形象造人。則此類字應釋爲族類之類，謂舜受命攝政，以類祭祭祀上帝，表示自己與上帝爲同類，係上帝之子，此即後世夏商周三代之王稱天子之起源。

《左傳》記炎帝氏以火紀，黃帝氏以雲紀，泰皞氏以龍紀，共工氏以水紀，少皞氏以鳥紀，顓頊氏以民事紀。鄭玄釋「氏」爲有土之君。在以氏爲有土之君之時，炎帝氏、黃帝氏，即以帝自稱，太皞氏、少皞氏即以皞自稱，此皞字舊籍亦寫作「昊」，此必自稱爲日神或日神之子。在顓頊氏之前，民神雜揉，號稱地天通。顓頊氏「絕地天通」，顓頊氏即禁止此俗，僅許自己稱帝，自己可以祀天。（說本譚嗣同《仁學》）

《堯典》言：「汝能庸命異朕位」，「否德忝帝位」，是堯舜均以帝爲位號，並以天子自稱。夏商周則其位號爲王，夏商之王死後可稱帝，故舊籍有帝禹、帝啓、帝乙、帝辛。近人釋《堯典》「帝位」之帝，有如《山海經》之言帝某，僅爲氏族聯盟之酋長，即未顧及中國在炎黃少皞氏時，即有政府官制組織，不可據研究初民社會的人類學知識來解釋中國古代的歷史。

關於「禋於六宗」，沒有確解，至我才依據卜辭，讀禋爲衣，爲祭上帝之後，衣祀祖宗之稱，但在舜時，此六宗指炎帝氏、黃帝氏、泰皞氏、共工氏、少皞氏、顓頊氏，與殷代衣祭合祭上甲至于多后祖宗不同。《儀禮》記春秋時天子祭方明，方明係一個具有六個不同顏色的方形物。恐即源出於舜時之祭六宗，殷時之祭方帝。

舜「類于上帝」，但舊籍言用兵時禘祭祭旗亦稱類祭。此必當時酋長以獅象虎豹爲其軍旗，稱這些動物爲其宗神。故《孟子》及《呂氏春秋》言：「周公相武王，誅紂伐奄，三年討其君，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，滅國者五十，驅虎豹犀象而遠之，天下大悅。」

在中國史，帝王可稱天子。而在西洋史，則因尊信基督教《新約》，尊耶穌為上帝獨生子，三位一體，與中國史不同。

(四) 論《國語》引展禽之釋禘郊祖宗報及《禮記》言「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，以其祖配之，而立四廟」

《國語》言禘郊祖宗報，五者為國家之重要祀典，並言虞夏皆「禘黃帝而祖顓頊」，不知禘祭係指祭上帝。《禮記》對禘字所下之定義，亦不知禘係指祭上帝。周代陳國為舜後，為顓頊之族，此見於《左傳》。齊國為陳氏篡位，其篡齊後祭器，亦提及高祖黃帝。《尚書·堯典》記舜受終於文祖，歸格於藝祖。文祖、藝祖，舊籍亦無確解，我釋文祖為顓頊，藝祖為黃帝。

由於殷代祭帝，係在祭祖宗之後，可「帝于王亥」，「帝於黃奭」，頗疑陳國在周代禘時，可祭及黃帝及顓頊。但不可據此以釋卜辭之帝祭。

我仍不信虞舜與夏禹同祖。總之，據卜辭及金文，仍以釋帝祭為卜辭的衣祭，為詩經書經的禋祭，為《春秋》經傳的禘祭，較可信據。《禮記》釋禘祭為四時祭享之祭，或曰春禘，或曰夏禘。馬融、鄭玄釋王制所記為殷制，是錯誤的。

(五) 釋展禽所言「周祖文王而宗武王」並釋《禮記》所言「別子為祖，繼別為宗」

展禽所言周代「祖文王而宗武王」，則不誤。《國語》言：「夏人宗禹，商人宗湯，周人宗武王」，夏禹及商湯均為開國稱王之君，周代則周文王奉天命伐商，至武王牧野之役，取代商君統中國。故周公衣祀文王，僅以武王附祭，至成王禋祭文王、武王，始言「計宗功，以功作元祀」。

因文王為周成王之祖父，武王為成王之父，文武並有開國之功，故周代之大廟，係「天子有事於文武」，文武並為不祧之廟。

由於文王始奉天命稱王，故周代的宗法諸侯始封君稱祖，亦即係別子為祖，而繼別為宗，與周武王之稱宗相同。與殷代之祖乙稱中宗，武丁之稱高宗不同。

始封君為祖，繼別為宗，此制為東漢及唐宋元明清皇帝的廟號所因襲。

(六) 釋《左傳》所記「宋祖帝乙，鄭祖厲王」

在成王時，伯禽為周公元子，代周公封於魯，故魯國的宗廟以周公為祖，「禘周公於太廟」。在伯禽時，周公仍活著，其宗廟不可空白無神位，故魯國有文王廟。衛國的始封君為康叔封，為文王之子，故衛國宗廟亦有文王廟，但衛太廟的始封君仍為康叔封。

《左傳》言：「宋祖帝乙，鄭祖厲王」，微子封於宋，其宗廟仍有帝乙廟。沒有帝乙以前商代各王，此即《儀禮》所言：「諸侯不可祖天子，大夫不可祖諸侯」。

「鄭祖厲王」，鄭桓公為周宣王之子，但封於周宣王時，故鄭國宗廟有厲王廟。故《左傳》言：「徼福於厲宣桓武」，鄭國的始封君仍自鄭桓公起算。

金文祭器恆言作此祭器以祀顯考，或書以祀祖考顯考，頗疑其祭器即由始封君製作，其封時，其父或仍生存，或已亡故，故其措辭有異。